

《远山淡影》中分裂的自我与本土民族身份

陈景行

(浙江树人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5)

摘要:在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中,回忆叙述中叙述者的自我分裂是造成小说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自我的分裂代表日本传统文化观念与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作为移民的叙述者在文化隔阂下对本土民族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回归是自我分裂的原因,也是自我救赎的必然需要。

关键词:自我;身份;叙述者;回忆;传统女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795 (2013) 05-0142-01

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是一部以回忆为主线,充满不确定性的小说,如书名中意象,这段回忆给人的印象是平淡、模糊不清的。小说流动的叙事和不断切换的场景无法呈现完整的故事情节,连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无法确保回忆的真实性。一方面小说叙述者日裔移民悦子在回忆中反复提及一位单身带着女儿的朋友佐知子;另一方面小说中多处线索又暗示佐知子就是悦子,佐知子的女儿万里子就是悦子自杀的女儿景子。在小说的回忆叙述中,自我的一部分与叙述者分离,以旁观者的姿态讲述“别人的故事”。对于这种人格分裂的叙事手法,作者本人的解释是:“某个人觉得自己的经历太过痛苦或不堪,无法启口,于是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1](243)}自我分裂的起因是自我否定某段无法承受的回忆。这与主人公悦子早年舍弃日本传统观念定义的女性身份,移民海外的经历密切相关。经历丧女之痛,晚年的悦子以反省的态度审视过去,开始意识到本土民族身份的价值,回归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

一、过去的自我(悦子):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传统女性身份

小说叙述者在回忆中将自我塑造成一位没有个人观点与意志的家庭主妇悦子。对于丈夫不恰当的行为,悦子想的是“我丈夫会觉得我不应该说话”,以及“我们夫妇间从不开口讨论这样的事情”。^{[1](62)}日本传统文化强调等级制度,个人需在社会体制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家庭被认为是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观察学习这种处事方式的最佳场所。“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2]本分,是构成传统日本女性身份的基本要求,也是悦子的行为准则,她明白“二郎努力为家庭尽到他的本分,他也希望我尽到我的本分。”^{[1](14)}悦子安分守己的态度表明她接受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在回忆叙述中,悦子作为连贯自我的一部分得到叙述者的认可。

二战后,美国带来的民主价值观对日本传统理念,特别是各尽其分的等级制造成破坏性影响。过去的自我透过悦子的视角,记录了家中两代人间的观念冲突。公公绪方先生“一辈子都在教育年轻人”,而“美国人把整个教育体系都给粉碎了”^{[1](80)},结果是“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可是人们不再讲这些了,而是讲什么民主,当一个人想自私自利时,想丢掉责任时,就说民主。”^{[1](79)}战败国日本在战后复兴阶段严重依赖美国的援助,为美国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最佳时机。经济全面复苏后,才有日本学者意识到“一种在经济领域里全面的世界领先和控制地位,与文化活动中可怜的退缩和对西方依赖之间的绝对反差”^[3]相较于传统观念,战后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更认同美国人推行的价值观。二郎不赞成父亲的看法,“旧的教育体系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以前老师教过神是怎样创造日本的……有些事情也

许并不是什么损失。”^{[1](80)}在日本,天皇是神化的存在,对神创论的否定既是否定皇权和以天皇为首的等级制。美国输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解除了传统观念中身份职责对人的束缚。

二、过去的自我(佐知子):英语与日本传统女性身份的摒弃

伴随殖民历史的发展,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已超越能指和表意的范围,成为掌握文化霸权的国家进行价值观输出的工具。回忆叙述中的另一位女性佐知子会说英语,对移民海外怀有美国梦式的憧憬,她告诉悦子“爸爸说我要是把英语学好了,就能很容易成为一个女商人”^{[1](138)}。但婚后她的丈夫不许她学英语,把“英语书都收走了”^{[1](138)}。当个人自由发展的愿望与传统日本女性身份发生冲突,佐知子又将自己的梦想投注到女儿身上,“她可以成为女商人,甚至是女演员,这就是美国,悦子,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1](53)}

佐知子没有丈夫和家庭,只身带着女儿住在一间破屋里。会说英语成为她来自上等社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唯一证明,“英语这种语言是权力和统治的工具,代表了精英身份,也是大陆之间交流的方法。”^[4]随着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新的文化霸权正在形成。世界范围内,殖民时期英语作为上层人士代表符号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佐知子和悦子出游时遇到一位携带外宾的女士,这名女士家境优渥,但只有说“结结巴巴的英语单词”的程度,与她同行的“美国女人没听懂”^{[1](47)}。当见到佐知子能够和美国女人流利交谈,她不得不评价“受到这么好的教育真好”^{[1](135)}。

根据叙述者的回忆,佐知子最后跟一个美国男人移民去了美国。佐知子不愿在亲戚家中求得一席之地,也不愿受到地位和身份的束缚,对于母亲的职责也完成得潦草,经常把万里子一个留家里。在回忆叙述中,违背日本传统女性身份定义的佐知子作为一个与自我分离的个体独立存在叙述者不愿承认这部分自我,导致回忆叙述中的扭曲、掩饰和自我欺骗,加强了小说叙事的不确定性。

三、叙述者:回归本土民族身份的自我

《逆写帝国》中提到由于迁徙而造成“有效而积极的自我被侵蚀的两大原因”,一种是由移民等原因造成的“错位(dislocation)”,另一种是文化上的“贬低(cultural denigration)”,即“某种被刻意界定为较高级的种族或者是文化模式对本土个性和文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压迫”^[5]。移居英国后的叙述者坚持用英文名给小女儿取名,这种完全舍弃本土民族身份的态度来自佐知子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选择,“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1](220)}。但景子的死使她感受到自我的本土民族身份以及另一种文化居高临下的审视,“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因为这就是他们报道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1](5)}

(下转第144页)

收稿日期:2013-04-02

作者简介:陈景行(1985-),女,浙江杭州人,讲师,从事英美文学方向研究。

了人身自由,被当作奴隶卖掉;在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的皇宫,唐璜甚至连做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自由都失去了。每次当唐璜为了其中一者而奋斗的时候,总是会让“爱情”和“自由”双双陷入低谷。^[5]

《唐璜》体现了拜伦对生活、生命、爱情和自由的独特思考,作者在《唐璜》中时不时抛开叙事来大发议论和感慨。而从这些感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拜伦敏感的心灵在诗中颤动:

“心灵像天空,是天庭的一部分
它也有日夜交替,和天空一样
有时它遮上了乌云,闪过雷电
也要尽情肆虐,变得昏暗无光”

在诗歌后半部分,拜伦称唐璜与小莱拉之爱为“最高贵的爱情”。拜伦从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将唐璜的灵魂对小莱拉“美”的本体眷恋表现出来的“不是爱情,胜似爱情”的东西加以高度赞扬。这种爱其实是一种超现实的浪漫主义情怀,它是现实世界无法达到的一种理想境界,也是拜伦所向往的一种心灵上的自由。自此,拜伦找到了爱情和自由同在的方法。

《唐璜》是一本书写诗人心灵的书,主人公唐璜经历了多次的恋爱,但是他仍然被刻画成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形象,他所做的事

情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剥去上流社会虚伪的爱情面纱,暴露出它们贪欲、荒淫的本来面目,他对爱情和自由的争取,最终以和小莱拉的精神之爱作为归宿,也正是这种归宿,唐璜找到了真正的自由,而这也正反应了作者内心对另类爱情的一种向往——自由高于爱情,灵之爱高于肉之爱,只有心灵之爱有了归宿,灵魂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参考文献:

- [1]勃兰兑斯.徐式谷,等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2]何树,苏友芬.英国文学导读[M].兴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 [3]黄源深,周立人.外国文学欣赏与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4]刘清华.从《唐璜》看拜伦爱情叙事中的伦理形态及指向[J].文学教育,2007.
- [5]彭江浩.拜伦的女性观[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 [6]张伯香.英国文学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 [7]张娟平.拜伦的形象:从欧洲到中国[D].首都师范大学,2006.

The pursuit of true love, the sustenance of freedom — Interpretation of the offbeat love theme of "Don Juan"

Cao Cui-xia, Wang D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ourism and Culture College of Yunnan University, Lijiang Yunnan, 674100, China;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Consulting North West Company, Xi'an Shaanxi, 7100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ove theme of the romantic poet Byron's masterpiece "Don Jua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ong poem road of the master in the pursuit of love and freedom: in the cruel reality, the true spirit and flesh combination of love and freedom is always "fish and bear's paw can not have both"; the love only based on carnal is the chains of free soul, only higher than the love of the body the soul is free and metho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offbeat love view of Byron: freedom is more than love. 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of love is the end—result of soul and flesh, to truly be free.

Key words: Don Juan; love; freedom

[责任编辑:董维]

(上接第142页)

移民身份使叙述者意识到文化隔阂无法消除,“我”的丈夫“写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日本的文章,但是他从不曾理解我们的文化”^{[1][14]}。小说末尾,“我”对本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认可凸显了自我的本土民族意识。当“我”询问妮基对结婚的打算,女儿回答“不想固定下来,整天围着丈夫和一大群吵吵闹闹的孩子团团转。”^{[1][234]}对于女儿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的想法,如今的“我”却说“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坏”^{[1][234]},还常会回想在日本的一些往事。自我对本土民族身份进行了重新认识与回归。

救赎是石黑一雄小说的主题之一,作家曾说:“通常在我小说的结尾中,叙述者对痛苦的事有了部分的适应,他或她终于开始接受那些原先无法接受的痛苦事情。但这里面常常仍有一个自我欺骗之类的因素存在,足以让他们能继续生存下去。”^[6]回忆叙述中分裂的自我体现出两种文化观念间的矛盾。出于对本土民族身份的回归,自我在回忆中以安分守己的传统日本女性形象出现。过去曾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想法解除了自我因因子产生的负罪感,另一方面,佐知子这一分裂自我的存在则暴露出自我为

生存进行的自我欺骗。

参考文献:

- [1]石黑一雄.张晓意,译.远山淡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43.
- [2]鲁思·本尼迪克特.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35.
- [3]爱德华·萨义德.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469.
- [4]Braj B.Kachru. "The Alchemy of English", in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C]. London: Routledge,1995:291.
- [5]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M]. London: Routledge,1989:9.
- [6]石黑一雄.李春,译.石黑一雄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05(04):134-138.

The divisive self in "distant shadow" and local ethnic identity

Chen Jing-X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5, China)

Abstract: In Kazuo Ishiguro's first book "the distant shadow", recalling self division of narrato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causing the uncertainty of novels. Self division represent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As the narrator in the cultural barriers, to understand and return to the native ethnic identity is the inevitable need of schizophrenia, and redemption.

Key words: self; identity; narrator; memory; traditional women

[责任编辑:董维]